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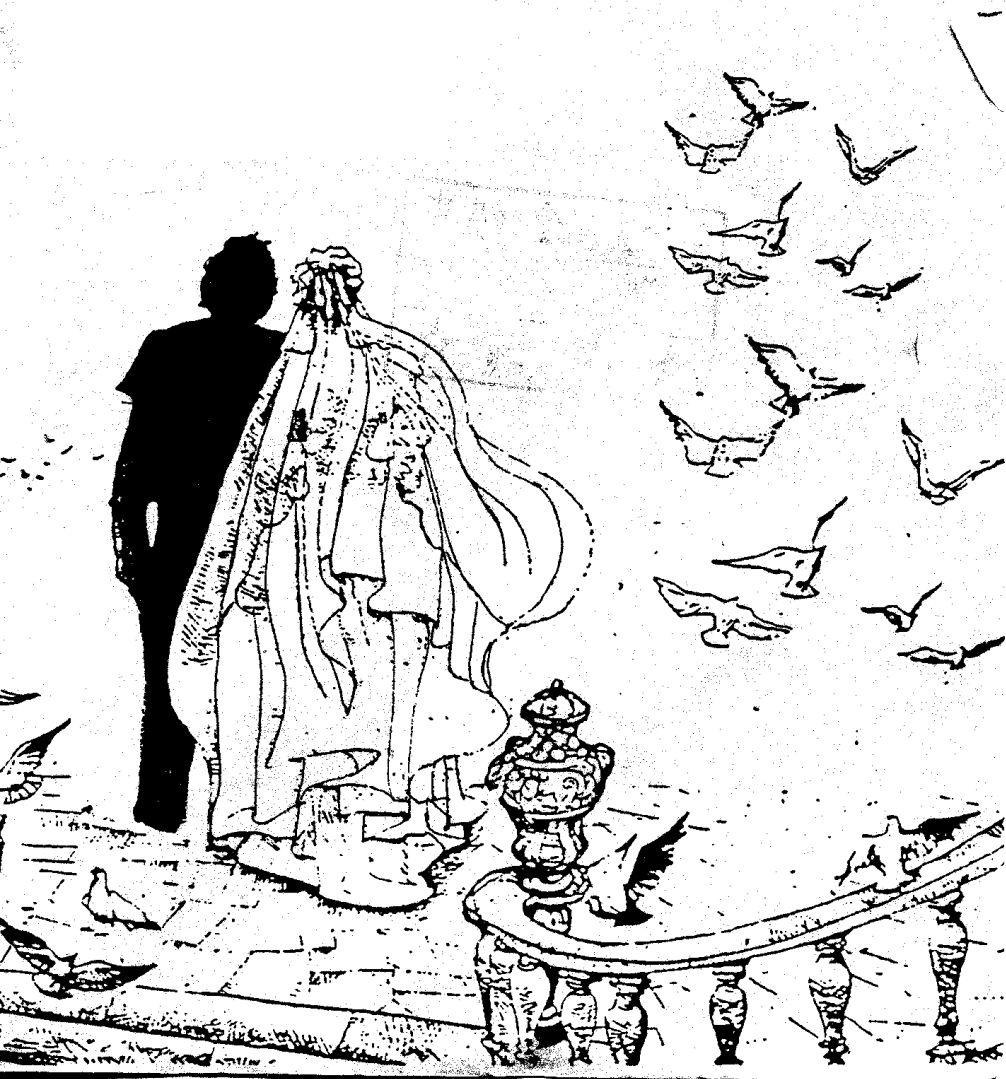


劫 缘

[美]丹尼尔·斯蒂尔 著
陈建国 陈建华 译

劫 缘

[美]丹尼尔·斯蒂尔 著
陈建国 陈建华 译



劫 缘

【美】丹尼尔·斯蒂尔 著

陈建国 陈建华 译

昆仑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二二〇七工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昆仑出版社总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15.375·字数331,000

1989年10月第1版·1989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6,500

ISBN 7—80040—159—6 / I · 140

定价：5.40元（膜）

怀俄明大街2129号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建筑，灰色石头砌成的门面上雕刻着许多精致的图案，装点着许多华贵的饰物。偌大一个金色的脊饰上，插着一面迎风飞舞的法国国旗，使整个建筑显得更加靡丽多姿。那天下午，清风徐来，或许这是入夏以前首都华盛顿所能领略到的最后一场和煦的熏风。已经是6月了，1939年的6月，在法国大使阿曼德·维利尔斯的眼里，最近5年的时光实在流逝得太快了。

他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俯瞰着楼下那座精致的花园，心不在焉地望着园中的喷泉，过了好一会儿，他的注意力才又回到办公桌上那一大摞堆积如山的公文上。紫丁香在空气中散发着诱人的芬芳，可他手头的工作太多，尤其是现在。他很清楚，今天又得在办公室里呆到很晚。两个月来，他天天如此，为返回法国做着准备。尽管他早就知道要召他回国，然而当4月里正式接到命令时，他的心中依然泛起了某种难以名状的痛楚。即便是现在，每当一想到回国，他仍不免百感交集。以前，当他离开维也纳、伦敦、旧金山以及其他工作岗位时，也曾有过同样的心境，然而他对这里的眷恋之情却要强烈得多。阿曼德善于扎根社会，擅长广结友情，

9574/12

并且很容易对驻在地产生一种安土重迁的情怀，这使得他感到难以适应任何调动。何况这一次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调动，而是回老家了。

故土，他有好长一段时间未在那里生活了。现在他们非常需要他。整个欧洲的形势都很紧张，时局变幻不定。他常常感到自己眼下的生活好象完全是为了等那几份从巴黎传来的外交日报，只有从这些报告中，他才能了解到时局发展的现状。华盛顿这些年来倒是悠游岁月，完全感受不到目前正在烦扰着整个欧洲的那些难题，也体味不到那种使巴黎震惊不已的恐惧。在这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度里，人们不知恐惧为何物。然而眼下的欧洲，几乎所有的人都变得惴惴不安，如若在背。

仅仅一年以前，每一个法国人都确信战争已迫在眉睫。可现在，阿曼德却听说许多人早已将这种忧虑置诸脑后了。然而，现实却是无法回避的。4个月前，当西班牙内战结束时，局势已趋于明朗，德国人正在向前推进，他们那片靠近伊伦的机场已使他们的触角能伸到距巴黎几十英里的范围内了。尽管现实已不容漠视，但阿曼德知道仍然有人不愿意正视周围发生的一切。最近的6个月，巴黎比以往显得更加懈怠，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他于复活节前后回国参加中央局的秘密会议时，对这一点已经有了十分清醒的认识。也就是在那时，他被告知他在华盛顿的任期已满。

在此期间，他应邀参加了一连串豪华的社交聚会，这同去年夏天与希特勒签定慕尼黑协定以前的气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那时的局势紧张得令人不堪忍受。可突然间，紧张的气氛荡然无存，代之而起的是忘形的狂欢。巴黎完全沉浸在

轻歌曼舞之中。到处是舞会、宴会、歌剧、艺术展览以及各种庆典，仿佛只要不断地忙碌，不住地欢笑，不停地跳舞，战争的厄运就永远不会降临到法国人头上似的。阿曼德对他在复活节期间从友人身上看到的那股狂欢劲十分反感，不过他也清楚这是他们掩饰内心恐惧的一种方式。返回美国后，他和莲娜都谈到了这一点。

“事情似乎已经到了这步田地：他们已被吓得不敢中断自己的笑声，生怕笑声一停，便会因恐惧而失声哭泣，便会逃之夭夭，藏形匿迹。”然而，这样的欢笑却阻止不了战争的爆发，也绝对抵挡不住希特勒缓慢而稳步的推进。阿曼德有时担心目前已经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这个战争狂人了。在他眼里，希特勒无疑是一个令人恐惧的恶魔。虽说在高级官员中也有人赞同阿曼德的观点，可有些人却认为，多年的外交生涯使阿曼德变得神经过敏，越来越象一个担惊受怕的糟老头子了。

“这大概就是美国生活对你的熏陶吧，老伙计？”甚至连他在巴黎的一位最亲近的朋友也这么取笑他。这个人也来自波尔多，是阿曼德自小一块长大的小同乡，现在已成了法国三家最大的银行的董事长。“别傻了，阿曼德，希特勒绝不会动我们一根手指头。”

“英国人可不同意你的看法，伯纳德。”

“他们也全是些吓破了胆的老太婆。再说，他们总喜欢玩弄他们那套战争把戏。一想到能同希特勒磨磨嘴皮，他们就亢奋不已。除此之外他们似乎便会无所事事。”

“乱弹琴！”阿曼德好不容易耐着性子听完他这番宏论。然而，伯纳德的腔调并不是阿曼德所听到的对英国人的

唯一的嘲笑，象这样的无稽之谈近来竟是越来越多。所以，当两周假期结束时，他几乎是带着一腔怒火离开了巴黎。美国人对欧洲面临的危机视而不见——这是他意料之中的事，他一直期望着能在自己的国家里听到某种不同的声音，可遗憾的是这样的声音却罕有所闻。对于时局他有自己的看法，德国的威胁有多么严重，希特勒是个何等危险的人物，灾难会何其迅猛地降临在他们头上，所有这些问题，他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或许，回家的路上他曾这样想，或许伯纳德和其他人是对的，而自己不过是庸人自扰，过分地为他的国家担忧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再次回国说不定是件好事，至少使他能更接近法兰西的脉搏。

对于他们即将离开美国，莲娜表现得很平静，她早已习惯了这种整点行装、易地而居的生活。她怀着关切的心情听阿曼德给她讲述巴黎的情形。她是个聪慧的女人，理解力极强。多年以来，她从阿曼德那里学到了许多有关国际政治的知识。事实上，自他们结婚以来，在他的谆谆教诲下，她懂得了许多东西。当初她是那么年轻，凡是他的事业中涉及到的内容，他出使的国家的的风土人情，他日常交际中所隐含的政治意义，这一切她都如饥似渴地去学习。回想起过去的10年，他不由自主地笑了。她学得很出色，就象一小块干渴的海绵，吮吸着周围的一切。点点滴滴的消息，零零星星的情报，她都要细细地咀嚼一番。

现在，她已经有了自己独立的见解，而这些见解有时和他截然相反，有时和他相同但却表现得更为坚决。仅仅几周之前，他们之间还发生过一场争执。事情发生在5月底，起因是圣路易号。这条船上有937名犹太难民，他们避开了戈

培尔的严密监视，几经周折，从汉堡驶抵哈瓦那。然而，哈瓦那当局拒绝这些难民入境，圣路易号被迫滞留海上，而船上的难民却因断水缺粮正面临着死亡的威胁。许多人都在四处奔走，为难民谋求一块栖身之地，以免他们被遣返回汉堡，或是遭受其他更为可怕的厄运。莲娜也曾当面向总统陈辞，但却一无所获，美国人拒绝收留他们。当莲娜最终意识到她和其他人的努力不过是徒劳的时候，阿曼德见她哭得那么伤心。这时从船上传来消息，难民们声称，他们宁可集体自杀也决不返回汉堡。直到最后，谢天谢地，法国、英国、荷兰和比利时同意接纳他们，但阿曼德同莲娜之间的争执并没有因此结束。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对她的国家感到失望，她简直怒不可遏。尽管阿曼德理解她的心境，但他坚持认为罗斯福拒绝接受难民必有缘故。阿曼德居然赞同罗斯福的决定，这使她更为愤怒。她觉得被自己的同胞出卖了。美国地大物博，富甲天下，是滋生勇敢和自由的土地，阿曼德怎么竟会轻信他们拒绝接受难民的那些托词？阿曼德尽量对她解释，对于政府的决定，哪怕是残酷的决定，你只能接受，不能妄加评判，最重要的是知道难民们已经平安无事了。直到这件事过去了好几天，莲娜才慢慢平静下来。尽管如此，在一次午宴上，她还是当着席间许多女士的面，用几乎是敌意的态度向第一夫人发出了诘难。罗斯福夫人对莲娜的愤怒深表理解，她也在为圣路易号上的难民担忧，可她无法说服总统改变初衷。美国必须遵守移民法规定的限额，而937名德籍犹太人已大大超过了本年度的最高限额。总统夫人再次提醒莲娜，这些难民们最终已得到了妥善的安置。但无论如何，这件事还是让莲娜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些人在欧洲的悲惨

境遇，而这一切又同华盛顿外交宴会上的宁静气氛形成了何等鲜明的对照啊。正因为如此，她也急于同阿曼德一道返回法国。

“你不会又在替你的国家感到难过吧，亲爱的？”圣路易号事件平息之后，一天吃饭时，阿曼德温柔地看着她，轻声问道。

她摇摇头：“我想知道欧洲的情形，阿曼德。呆在这儿，我觉得一切都是那么遥远。”她朝他投去亲切的一笑。他们在一起共度过了10年幸福时光，她现在更爱他了。“你真的认为战争很快就要爆发？”

“你的国家还不会，我的宝贝。”他时常提醒她，她是美国人。他向来认为让她保持对祖国的忠贞是很重要的，只有这样，她才不会被他的观点以及他对法国的义务所左右。她毕竟是独立的，她有权忠于自己的国家，也应该保留自己的见地，而这一切也永远不会影响到他。他们之间偶尔也会爆发激烈的争论，而这似乎又成了他们连结感情的纽带，因此他对此并不介意。他尽量尊重她的见解，而且敬佩她敢于为自己的信念辩护的勇气。她是个性格坚强、才智超群的女人。当年在旧金山，他第一次见到她时，便对她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敬意，那时她还只是一个年仅15岁的少女。她有着天使般的魅力，天仙般的美貌，加上多年来一直与她的父亲——哈里森·克罗克特——相依为命，又使她掌握了渊博的知识，她的聪明才智远远超过了与她年龄相仿的姑娘。

阿曼德依然记得第一次见到她的情形。她穿着一身白色亚麻布的夏装，戴一顶大草帽，漫步在旧金山领事馆的花园里，一言不发地听着“大人”们说话。后来，她把脸转向

他，羞涩地一笑，用纯正的法语赞美园中盛开的玫瑰。她的父亲颇为她的法语感到骄傲。

想到她的父亲，阿曼德脸上露出了笑容。哈里森·克罗克特是个与众不同的人，他严厉，有时又很随和；他气概不凡，相貌堂堂，但不易相处；他醉心于隐居生活，以保护他的独生女儿不受侵蚀。他在船运事业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一生可谓硕果累累。他们初次相见，是在阿曼德刚到旧金山的时候。那天，即将调任去贝鲁特的前任领事举行了一次小型宴会，阿曼德记得克罗克特也在应邀者之列，但几乎可以肯定他不会出席。哈里森·克罗克特有一多半时间蛰居在布罗德大街他那座用砖砌成的城堡之中，从那里可以俯瞰整个海湾。相反，他的弟弟乔治倒是经常出现在各种盛大的宴会上，他是旧金山最受人欢迎的单身汉之一。不过这与其说是由于他的魅力，还莫若说是由于人们很容易从他身上联想到他哥哥的煌然成就。然而这一天，令每一位与会者大感意外的是，哈里森竟然在宴会上出现了。他很少说话，而且早早地便退席了，但在此之前，他却同奥迪尔——阿曼德的妻子——谈得极为融洽。她邀请他和他的女儿一起喝茶。哈里森向奥迪尔夸耀他的女儿，并为女儿一口纯正而流利的法语感到自豪。他的脸上始终带着得意的微笑。他称他的女儿是“一个了不起的姑娘”。后来，奥迪尔把这句话讲给阿曼德听，他们俩则相视一笑。

“至少他也有软弱的一面，而他看上去就象人们说的那样冷峻无情。”

可奥迪尔不同意这个说法：“我想你错了，阿曼德。我觉得他非常寂寞，而那个女孩子则是他全部感情的寄托。”

奥迪尔基本上猜对了。不久，他们便听说了他的故事，他怎样失去了他的妻子——一个年仅19岁的美丽的姑娘——而他曾是那样深深地敬慕着她。以前，他过分忙于他的航运事业，但当他决定结婚时，他显然经过一番精心的选择，他的选择确实是无与伦比的。

阿拉贝拉·迪林厄姆·克罗克特可谓才貌双全。她和哈里森曾一道举办过几次全城最盛大的舞会。在那座他专门为她建造的府邸中，她翩翩起舞，宛如童话中美丽的公主，仅是她身上的珠宝就令人咋舌。她佩带的红宝石是他从东亚买来的，钻石几乎有鸡蛋那么大，迷人的金发上那些精美的头饰都是在卡蒂埃珠宝店专门为她打制的。第一个孩子即将出世的时候，他们的兴奋简直不亚于基督再生。可是事与愿违，尽管哈里森专程从英国请来了两名产科医生，还从东方请来了两名助产士，阿拉贝拉还是在难产中死去了，撇下他和那个酷似她的婴儿。从此，他便将对妻子全部的爱移到这个孩子身上。在妻子去世的头10年里，除了去办公室之外，他从不迈出大门一步。

克罗克特轮船公司是全美规模最大的一家航运公司，它的货轮和商船遍及整个东方，还有两艘客轮往返于日本和夏威夷之间，除此之外，南美和美国的西海岸也都有它的船队航行。哈里森·克罗克特的全部兴趣就是他的船队和他的女儿。他常和弟弟聚会，因为他们共同经营着这个庞大的帝国。但整整10年，他几乎没有会见过一个昔日的朋友。直到后来，他带着莲娜去欧洲度假，让她去领略巴黎、柏林、罗马和威尼斯的奇异风光，是年夏末回国后，他才开始重新接待朋友。然而，昔日在布罗德大街豪华的府邸中举办盛大舞

会的时光已经一去不返。他逐渐意识到女儿十分寂寞，她迫切地需要同别的孩子建立友谊，也需要同其他人交往，由于这个缘故，哈里森才慢慢地又敞开了大门。但是，接下来的全部活动仅仅是以他的女儿为中心，看木偶戏，听歌剧，或是去塔霍湖旅行，他还在塔霍湖滨购置了一幢漂亮的夏季别墅。哈里森·克罗克特全部生活的意义仅仅在于保护和取悦他心爱的莲娜·亚历山德拉·阿拉贝拉。

她的名字分别取自她的两位祖母和她的母亲。她不但继承了这三位昔日美女的容颜，而集三人的魅力于一身，使得每一个见到她的人都惊叹不已。虽说她从小过着十分豪华的生活，但她身上却看不出一点骄奢习气。她单纯、正直、文静而又博学多才。多年来，她一直同父亲一起进餐，有时她的叔叔也在场。席间，两位长辈常常讨论一些商务方面的事情，还给她解释他们的航运业务，以及船队所到国家的政治、文化和风土人情。事实上，她同父亲在一起，比她同其他孩子在一起更为快乐，她的学识早已超过了她的年龄。随着她一天天长大，她便同父亲一起四处周游。终于，在1922年的春季，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他们来到了法国驻旧金山领事馆参加茶会。

维利尔斯夫妇立刻便喜欢上了这个天真无邪的少女，他们同克罗克特父女之间产生了一种纯洁的友谊。在随后的三年中，这种友谊与日俱增。4个人常常一起结伴出游，阿曼德和奥迪尔曾到塔霍湖畔的别墅去度假，还和莲娜一道搭乘克罗克特航运公司的客轮前往夏威夷观光，后来，奥迪尔甚至带着莲娜去了一趟法国。在这期间，奥迪尔几乎成了莲娜的第二位母亲。哈里森眼看着她在一位他所尊敬和喜爱的

女人的陪伴下一天比一天快活，感到无比的欣慰。不知不觉，莲娜已经快满18岁了。

次年秋天，莲娜进入米尔斯大学。与此同时，奥迪尔的健康状况却日渐不佳。她常常发烧，食欲不振，而且老是抱怨背疼，随后便是一连几个月的剧烈的咳嗽。最初，医生们坚持认为她并无大疾。他们私下对阿曼德说奥迪尔仅仅是过于思念自己的祖国，患上了思乡病，他们建议送她回法国去疗养。但以奥迪尔的性情，似乎不应该患上这类忧郁症，阿曼德固执地陪她找遍了全城所有的医生。后来，哈里森向他们推荐了纽约的一位名医，然而，还没到预定的启程日期，奥迪尔的病情已经重得无法起床了。一次短暂而令人沮丧的手术之后，医生们终于发现奥迪尔·维利尔斯患的是癌症。他们瞒着病人，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了阿曼德。第二天，当他向哈里森·克罗克特转述妻子的病情时，禁不住泪流满面。

“没有她我无法活下去，哈里……我不能……”

面对泣不成声的阿曼德，哈里森的心灵被震撼了。18年前他亲身经历的痛苦此刻油然地涌上心田。阿曼德这一年恰好42岁，他正是在这个年龄上失去阿拉贝拉的。更何况阿曼德同奥迪尔已经共同生活了整整20年，一想到将要失去她，阿曼德真是心痛如割。和哈里森不同，他们没有孩子。刚结婚的时候，他们也曾希望能有两三个孩子，但奥迪尔始终没有怀孕，他们早已放弃了生儿育女的打算。事实上，阿曼德向奥迪尔表示，他更喜欢这种他们已经习惯了的生活，因为他无需同孩子们争宠。20年来，他们之间始终保持着当年共度蜜月时那种柔情蜜意。而现在，突然之间，他们的整个世

界都要崩塌了。

尽管最初奥迪尔不知道自己已身患绝症，阿曼德也千方百计地瞒住她，但她还是很快就明白了真相，她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终于，在第二年三月的一天，她躺在阿曼德的怀抱中与世长辞。

那天下午，莲娜还去探望了奥迪尔，她送去一束盛开的黄玫瑰，然后在床边坐了好几个小时。然而，与其说是莲娜安慰奥迪尔，还不如说更多的是奥迪尔在安慰莲娜。此刻的奥迪尔身上几乎笼罩着一层圣洁的光辉，她要把全部的爱抚都留给这个纯洁的少女。后来莲娜强忍着马上就要夺眶而出的泪水退到门口。奥迪尔注视着她，目光中一时竟充满了力量。

“我要去了，莲娜，替我照顾阿曼德吧。你把你的父亲照顾得那么好。”她了解自己的丈夫，她知道只有莲娜才能使他从悲痛和麻木中解脱出来。她作了个含蓄的暗示，但已足以感化任何人的心灵。她又更进一步说：“阿曼德爱你。”此刻，她的脸上露出了安详的微笑，“一旦我去了，他需要你和你父亲。”说到死，她似乎是在讨论一次即将出发的旅行。莲娜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这个残酷的现实，但奥迪尔知道一切都无可挽回了。她希望他们都能正视这一点，并有所准备，尤其是她的丈夫，其次是莲娜。阿曼德总是试图回避真相，他对她谈论去海边旅行的计划，谈论他们年轻时常去的疗养胜地比亚里茨^①，他还说明年夏天他们也许可以驾驶一只游艇沿法国海岸线观光，或者他们可以

^① 比亚里茨：法国南部的海滨城市，濒临比斯开湾，是法国著名的疗养胜地。

再次搭乘克罗克特航运公司的客轮去夏威夷一游。她一次又一次地强迫他们正视现实。就在最后一次见到莲娜的那天晚上，她平静地迎来了自己最后的时刻。

根据奥迪尔生前的再三要求，她的遗体没有运回法国，而是就地安葬。她不愿意让阿曼德独自一人踏上那孤独和悲伤的旅途。她和阿曼德的双亲都已亡故，除了未能给阿曼德留下一个孩子相伴外，她没有任何遗憾。她将照顾阿曼德的责任交给了莲娜。

最初的几个月对阿曼德来说犹如一场恶梦。他强撑着去工作，但也仅仅是撑着。他常常举办小型的外交宴会来款待那些旧金山的社会名流，尽管这会让他破费，但从某种程度上讲，他倒希望借此来冲淡心灵上的悲哀。莲娜替他把所有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就象以往帮助她父亲那样。虽说法国领事馆的工作人员都很出色，但她仍担负着双倍的责任，每一件事她都要亲自过目。这年夏天，她的父亲很少在塔霍湖畔的别墅里见到她。她甚至还拒绝了去法国旅行的建议。她要承担起照顾阿曼德的义务，她对此许下过诺言，她要用毕生的精力来实现这一诺言。对于一个年仅19岁的姑娘来说，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敬畏的责任。

有一段时间，哈里森曾担心她会不会过度劳累，但经过仔细地观察，他终于放心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知道让莲娜帮助阿曼德也有助于她自己从悲痛中解脱出来。奥迪尔的死对她的打击太大了。她自幼没有母亲，一直渴望着能有一位亲近的女人，她可以将心里的秘密向她倾诉，而这些话是无法对父亲、叔叔以及他们的朋友们讲的。她的孩提时代虽说也有家庭女教师，有厨娘和女仆，但很少有知心朋友。哈

里森偶尔在外面结交个把女人，但这么多年来他从不让她们到家中来，也不让女儿见到她们。他不想让莲娜接触到这类事情。这样一来，奥迪尔的出现便自然而然地填补了这个空缺，可现在她又离去了，莲娜的心灵再次出现真空。她始终陷在一种从未有过的痛苦的思念之中，除非她为阿曼德操劳。只有在这种时候，她才觉得似乎又回到了奥迪尔身边。

直到这一年的夏末，阿曼德和莲娜才从这场恶梦中苏醒过来，这时距奥迪尔的去世已经整整6个月了。那是9月的一个下午，他们坐在领事馆的花园里，一边观赏着盛开的玫瑰，一边谈论着奥迪尔，两个人谁也没有流泪。阿曼德甚至还讲了一件奥迪尔的趣事，把莲娜逗笑了。他们终于挺过来了。为了对方，他们将继续生活下去。阿曼德伸出手，握住莲娜修长的手指，久久地注视着她，眼眶中闪烁着感激的泪花。

“谢谢你，莲娜。”

“为了什么？”她佯装不知，但她心里明白，而他也同样为她做了许多。“别犯傻了。”

“不是傻。我非常感激你。”

“过去的6个月我们彼此都需要对方。”她说得很诚恳，任她的手舒服地放在他的掌中。“失去了她，我们的生活完全变了样。”对他们两个人来说，确实是如此。

他点点头，平静地回想着自己半年来的生活，轻轻说道：“是这样的。”

返回学校之前，莲娜去塔霍湖住了两星期。见到女儿，哈里森终于松了一口气。他仍然在为女儿担忧，而她则一如继往地照顾父亲，就象她照顾阿曼德一样。但哈里森已经意

识到，女儿对自己的奉献太多了。许久之前，奥迪尔还在世的时候，就曾劝说过哈里森，让他明白莲娜不能老是陪伴一个孤寂的男人，她需要别的娱乐。她还年轻，她有许多事情要做。一年以前，奥迪尔曾打算把她引进社交界，但后来奥迪尔病倒了，她也就拒绝了这个计划。

在塔霍湖期间，哈里森对莲娜重提此事，他说她哀伤得太久了，应该到社交圈子里去轻松一下，这会给她带来好处的。可她坚持认为舞会上的人只会让她感到无聊，她甚至还说把那么多钱花在添制服装、举办舞会和宴会上，未免是一种过度的奢侈。听了这番话，哈里森惊讶地看着她。作为克罗克特航运公司的财产继承人，她无疑是全加州最富有的年轻姑娘，可她居然会在心中盘算花销，这使他觉得女儿似乎很不寻常。

10月里，她返回米尔斯后，便很少有时间去帮助阿曼德张罗那些宴会了。此时阿曼德已重新站稳了脚跟，他可以独力应付了，尽管奥迪尔的缺席仍然让他感到痛苦，一次他和哈里森共进午餐时曾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点。

“我不想用谎言来欺骗你，阿曼德。”哈里森凝视着手中那杯当年出品的上布里农葡萄酒，缓缓地说道：“这种感觉对你来说将会延续很长时间，甚至永远。它们随时可能触动你的心弦……一句话……一件衣服……一瓶香水……都能勾起你心中的记忆。然而，这毕竟不同于你最初的那种痛苦。每天早晨，当你从睡梦中醒来，你不会再觉得胸口上压着千斤巨石。”这样的感觉对他来说仍然记忆犹新。他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侍者又替他斟上了第二杯。“谢天谢地，你终于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了。”